

新中華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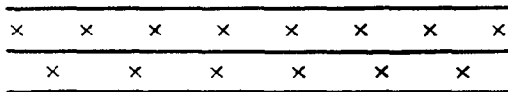
史地研究彙刊

西陲史地研究

吳景敖編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新中華叢書

史地研究彙刊之一

西  
陸  
史  
地  
研  
究

吳景敖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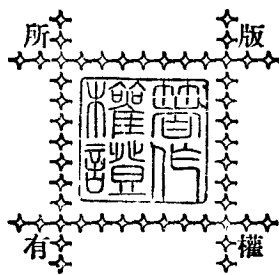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民國三十七年 三月初版  
民國三十七年 三月初版

新中華書局西陲史地研究（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吳景敖

發行人 李虞杰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一三五五七）

## 姚序

不通邊裔史傳，無以治中國民族史，不通中外交通地理，無以治中國文化史，吾國政教，漢唐稱盛，而其國運興衰，文物流變，泰半皆受邊裔民族之影響，此讀陳寅恪氏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可徵也。顧邊裔荒遠，地理隔絕，語言既不通，文字須重譯，部族興衰迭變，郡望更置相乘，探索會通，殊非易易。自清之中葉，西人倡研吾國西北交通，直至清季，始漸引起國人之注意。九一八事變以後，國難日亟，開發西北呼聲益甚，塵塵上，於是私人潛研或團體探檢之風，亦日以增盛，然豐於學識者，往往尚於實地經驗，而以語文隔膜，學驗俱豐者，亦每不能通其流變，遂致地望誤置，通變爲難，西北雖大，國人對之終覺邈然。

吳君景敖，余之同窗友也，出大學後，即從政西荒，足迹所至，輒考當地史跡，探研土著語文，用力既勤，所獲斯富，初不願舉以示人。抗戰軍興，政府輾轉西遷，吳君從政中樞，而余以中華書局總處西遷，在渝主持新中華筆政，復得時相過從，遂敦促出其餘緒，就當時最爲人所注意之西北交通隘路，作系統之論著，分期刊載，其精湛處不一而足，略舉數端，以窺大要：

近人考索吐谷渾境之西傾山，輒誤以疊桑巴爲其主峯，殊不知疊桑巴乃疊山之別稱，而西傾山今稱麗婁布洛岡，即清一統志之羅插普喇山也。大非川爲薛仁貴敗績之所，唐書地理志置其地於赤嶺，河源間，通鑑輯覽注中誤以當青海西之布喀河流域，而馮承鈞氏因之，作者按其方向里程，證明其地即爲今之切吉曠原。南疆與北印間之行軍通路，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逕置一綫於今拉達克和閩間，今其揣擬已爲十年前馬仲英部馬虎山餘衆

由南疆運入北印生還無幾之事實予以否定。作者就歷史地理多方面考證，認為僅呼健谷坦駒嶺一途有此可能。其地蓋即唐時吐蕃北上，高仙芝南下之路綫，而慕利延容即開其先路。拉薩大招寺長慶間唐蕃和盟碑所記清水兩界驛路，載明洮、岷以東屬唐，此清水，任乃強氏置之於隴縣，天水間之今清水縣境，作者就盟文及藏史等記載，以及實地勘測後，知其地當在今洮、岷、野狐橋之東。

自臨洮下大理之元代平滇路綫，尤為現代中外學者所注意而迄未獲得解答之問題。美國哈佛大學陸克(J. Rock)教授自大理出木里、松潘、洮、拉卜楞、顧頡剛氏道出河、湟、洮、岷，均曾涉獵及之，但迄今尚未聞有較為具體之見解提供當世。今此一舉世史家已聞名之行軍路綫，經作者親歷考察結果，已可明其大體；舉要言之：元史世祖本紀載忽必烈自臨洮，軍次塔拉，分三道以進。歷來解元史者輒置塔拉於吐蕃境，今其地已考得即為甘川邊境松潘以北卓尼所屬下滄部之達拉溝。又兀良合台傳載大軍自且當嶺入雲南境，遂至金沙江。此且當嶺解元史者固亦不知其即為康滇邊境定縣以南中甸所屬北區之灘堆丫口。時至今日，此達拉溝與灘堆丫口固仍為甘川康滇間商旅駁幫通行之重要隘路，尤為有力之佐證。

凡此諸端，作者皆就歷史地理交通各方面糾其繆，故刊出後，極得各方之好評。最近復以應社會人士之要求，交由中華書局單行問世，而以國內人士對西北問題注意者多，並將其所著之有關西北史地論文為世人所特別注意者，並彙刊一書，題名西陲史地研究，備各方觀覽焉。

方今西北邊疆正當多事之秋，此書之出，堪供國內人士留心此問題者研究上之參考，爰贅數語以為之介。

# 西陲史地研究目錄

## 西陲重要隘路之研究

- 一 吐谷渾通南朝尉賓之路……………一
- 二 河湟洮岷吐蕃之通路……………一〇
- 三 黨項故道與尼波羅故道……………一九
- 四 元代平滇征緬路線……………三〇
- 五 西陲重要隘路新評價……………四四

## 清代河湟諸役紀要

五六

## 川青邊境果洛諸部之探討

七二

## 讀校河西新疆地圖集

八〇

## 附圖目錄

伏俟城及赤水河南交通線

二

吐谷渾與南朝于闐間之交通幹線·····	三
慕利延自白蘭出于闐闐賓之路線·····	六
慕利延出闐闐賓之隘路線·····	九
唐使入蕃河源故道圖·····	一一
唐蕃交通要道清水界路圖·····	一七
唐蕃茶馬市易幹線圖·····	二二
拉薩卡德滿都間尼波羅故道圖·····	二六
忽必烈自臨洮分三路進兵大理路線圖·····	三一

# 西陲史地研究

## 西陲重要隘路之研究

### 一 吐谷渾通南朝賓賓之路

#### 一 吐谷渾通南朝之路

史載吐谷渾盛時，其主阿豺嘗升「西疆山」觀墊江源，問於羣僚曰：「此水更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水？」其長史會和對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至巴郡入江；度廣陵，會於海。」阿豺因遣使南通劉宋，宋武帝於景平元年封阿豺爲澆河王。按仇池爲今甘肅成縣西南武都東北之大山，爲氐酋楊氏之根據地。晉壽故址在今四川昭化東南二十五公里。宕渠廢城位於四川南充之北。墊江舊郡爲今之合川。此所謂墊江，蓋卽自重慶匯於長江之嘉陵江也。流經武都南下之所謂墊江源，自係嘉陵江上游之白龍江，白龍江亦稱白水江，源出西傾山東麓，初爲撒路，崇路二溝，匯於郎木地方之賽持，骨堆二寺間，自疊山，岷山峽谷中奔騰東下，過古疊州，西固而趨武都。疊山藏名疊桑巴，蒙名忽爾幹；岷山東南卽羊膊嶺，摩天嶺，均爲西傾山東南向延伸之支阜。古疊州遺址現稱「巴什旦卡」，在上疊部之江洪灘，爲白龍江南岸適於稻作園藝之一小平原，附近兼饒森林沙金之利，居民自稱曰「疊胡」，屬於卓尼，此在隋唐以前，固吐谷渾之轄境也。西傾山卽西疆山，爲黃河白龍江之分水嶺，其主山東距郎木地方骨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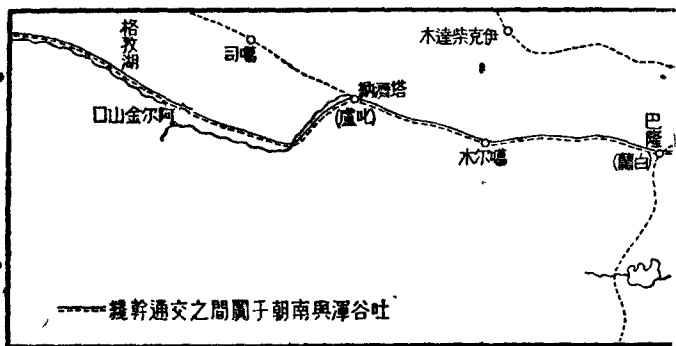
綫 通 交 南 河 水 赤 及 城 侯 伏



寺，西距黃河沿岸之作格尼馬冬帳所在，各五十公里，拔海四〇〇〇公尺，巖結岩之羣峯峭然羅列，山巔夏積雪，附近居民現稱之爲「麗喀布洛岡」，即清一統志中所謂番名「羅插普喇」山之原音。時人有誤以疊桑巴爲西

傾山者，此不明西傾之外尚有疊山故耳。

南齊書河南傳載：吐谷渾在益州西北，亘數千里，其南界龍涸城，去成都千餘里。龍涸今即四川西北之松潘縣，北逾羊膊嶺逕通白龍江上游之古疊州。疊州北出疊山石門（海拔四五七三公尺），順卡車溝渡洮，爲洮州舊城。舊城西五公里爲「古札」川，川係平川，而非河川，古札發音如「郭爾贊」，其北阜尚有吐谷渾之故壘。或傳此即「賀真城」遺址；亦即貝爾（C. Bell）英譯布達拉吐蕃東征紀功碑中之「Kartzen」地方。古札俯瞰洮州舊城，綽號洮、岷、松、茂、河、湟間諸交通線，吐谷渾在隋唐吐蕃間一再易主，是傳說與史籍頗能印證相符。另考之南齊書魏虜傳，托跋語帶仗人爲「胡洛眞」；元史塔察兒傳，蒙古語佩囊韃侍左右者爲「火兒赤」；又安母多藏語，古札義爲權門貴冑，若謂三者均指親貴藩鎮而言，其間自見互爲貫通，是則關於古札吐谷渾故壘之傳說，容可以胡洛眞、火兒赤、Kartzen、古札、郭爾贊、同爲賀真之轉音，而得一解釋。自古札川西北出拉卜楞（今甘肅夏河縣）隆務寺（今青海同仁



於托拔，蘇僕延之於速附丸，赫連勃勃之作弗弗，又「K」常與「Qh」通（如阿干之於阿吉，耶連之於崐崙，移里垂之於伊將格因），證之女真語之「勃極烈」蒙古語之「伯奇」，滿洲語之「貝子」或「貝勒」，突厥語之

中縣）即爲貴德。拉卜楞處大夏河上游，與洮河上游原均係循化南番地方，亦會同爲吐谷渾之故土，貴德係澆河故址，亦即吐谷渾阿射建牙之所。可知自貴德經洮，疊東下嘉陵，固爲阿射通南朝之故道；而當時之龍澗，亦不難想見其爲吐谷渾自洮，疊南下之另一重要門戶。

## 二 伏侯城及赤水河南故道

北史吐谷渾傳載：「夸呂立，始自號爲可汗，居伏侯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廓而不居，恆處穹廬，隨水草畜牧。」此可以說明吐谷渾之撤離河、湟、洮、岷、松、茂而西徙，其治所亦由澆河而遷於伏侯城，伏侯城故址在青海西岸，今布喀河下游入海處附近小型沖積扇之上，即漢平帝元始四年王莽諷卑禾羌獻西海地置郡處。所謂雖有城廓而不居，蓋指伏侯城即西海郡治之龍表城而言。

布喀河流域，初固由卑禾羌居之，（青海原稱卑禾羌海，遠至大通北二十五公里之撥科山，亦可視爲往昔卑禾羌放牧所及之地。）吐谷渾既有西海郡故址，始號伏侯城。考漠北金山語系發音，「V」常與「B」通（如秃髮之

「伯克」、「帕克」概與鮮卑語之「孛董」同一語根，而均含有君長之義，可知伏俟當即爲孛董之轉音。吐谷渾以西海郡故城改稱爲伏俟城，蓋即目此爲其王城或首邑也。隋大業開闢西海，仍於伏俟城置郡。迨吐谷渾被迫轉徙涼州，其地遂淪入吐蕃，其後蒙人移牧西海布喀河流域，東迄青海北岸，又均爲青海和碩特蒙旗放牧之所，始有布喀之稱。布喀爲蒙語「巴格」之訛，巴格於義爲「小」，意謂較之黃河，布喀河固應以「小」河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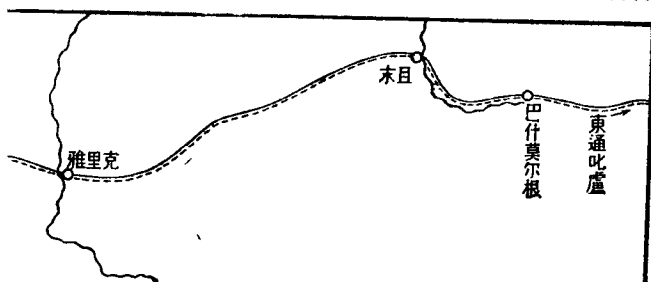
阿豺、夸呂間，尙有吐谷渾君長慕利延，自河湟經白蘭，出于闐，征鬲賓之壯舉。英史家巴克（H. Parker）稱此爲奇跡。魏書吐谷渾傳及西域傳載：北魏世祖遣將攻吐谷渾，慕利延走白蘭，復命征西將軍高涼王那等討白蘭，慕利延懼，驅其部渡流沙，西入于闐國，殺其王，死者數萬人，復南征鬲賓。按慕利延於太延三年（公元四三七年）受魏封爲西平王，西平（今青海西寧）爲先零羌之轉音。漢通西海之幹路，必自今西寧出丹噶爾（即湟源），環海北之剛咱千戶、尕旦寺和碩特蒙旗牧地以至龍夷城，即伏俟城故址，再西南出希里溝（即都蘭），而通柴達木盆地。此於三角城（今海晏）附近亭燧舊跡之密，可以見之。惟南史載吐谷渾初由枹罕（今甘肅臨夏）西南至赤水（今興海），是慕利延時代之吐谷渾，應尙以西平西南之澆河至赤水一帶爲其活動中心。慕利延西行故道，亦當自貴德溯河逕西，度郭密曲溝（今共和）赤水故城，由大河壩（興海西三十公里）西南越海拔四四〇〇公尺六月飛雪之札梭拉大山（積石山西山支阜）沿哈喇淖（黑海子），順巴隆河水系之幹流（亦作柴達木河）西上，以出柴達木盆地。此即隋大業四年裴矩以鐵勒擊吐谷渾，拔赤水，其酋伏允南奔雪山之故道。

赤水故地濱臨黃河，黃河上游水流大致平穩，由拉加寺（今同德）出大峽谷，波濤奔騰澎湃，挾上游黃土赤沙以俱來，悉爲所沖激，水乃成赭色，赤水之名因此。自赤水以下，地多沃壤，隋唐間固曾以此爲經營河源之基地。赤

水東南另有捷徑通拉加寺（路線大致與黃河大峽谷平行），東經和碩特前首旂（亦即所謂青海黃河南蒙古親王之地），度拉力關，東下古札川，以接洮州舊城，或東北出夏河，以通臨夏。凡由柴達木盆地巡走洮河、大夏河及嘉陵江、岷江諸流域者，多直出此道。民國二十八年春，筆者受命率一九一師騎兵部隊及洮岷路藏騎兵，生致隴南著匪李和義於洮西鹿兒岔之役，其供詞：「民國二十三年，曾率洮岷子弟千人，循此道赴新疆援金樹仁，以雪阻於拉加寺附近，致未果，此道因在黃河之南，可稱為河南道」云。按南史曾以吐谷渾地在河南，因以稱之為河南王，現下河南蒙古之稱號，亦因之。再考梁書諸夷傳載：西域滑國來貢，並云：「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滑國即嚙噠是南朝之梁，與西域嚙噠、龜茲、于闐等地之交通，亦曾利用此捷徑也。

### 三 白蘭于闐間之交通線

魏書白蘭故地之方位，今人丁驪教授置之於通天河上游，亦有置之於康青邊境及川北者，其中可議之處甚多。考周書載：白蘭羌「東北接吐谷渾，西北至利模徒，南界鄯鄂。」通鑑晉紀安帝隆安四年條注云：「乙弗敵亦鮮卑種，居西海。」北史又謂：「乙弗世為吐谷渾渠帥，居青海，號青海王。」「乙弗敵」為吐谷渾西北大藩，「乙弗」「利模徒」當均為乙弗敵之轉音，「鄯鄂」應為今察拉（巴顏喀喇山）以北，星宿海（河源）以西，菩提嶺（柴達木南山亦作布爾汗布達山）以南，奈直河東源「舒嘎」河（即舒嘎果勒）流域之轉音。是白蘭羌之舊境，容可確定其為菩提嶺以北，札梭拉分水嶺以西，柴達木沮洳地東南之巴隆河流域。巴隆河中流，現有常為蒙古包圍集之地，仍曰巴隆，其東南十五公里曰宗卡，為旃札薩克之治所；巴隆帳落之東北十五公里，另有地曰香日得（今香德）晚近東干，撒拉在此試種稞麥、蔬菜，頗獲其利，今已成爲柴達木盆地東南部邊緣地帶中最有希望之墾區。



慕利延自白蘭出關於廢路之綫

凡山西寧經此取道當拉嶺、黑河（藏名納曲卡，怒曲，蒙名喀喇烏蘇）一線入藏，或取道台吉淖爾、阿爾金山赴南疆之隊商，多視此為糧秣補給之中繼站。巴隆河流域，在青海、南疆間現行交通上之地位，實亦足以印證其為吐谷渾

于闐間之白蘭故地而無庸置疑。反之，姑以置白蘭於通天河上游之說為可信，則通天河以西固無流沙，于闐亦不在通天河之西，而慕利延由白蘭西入于闐之紀載，殊難獲得適切圓通之解釋。

于闐今為和闐，由巴隆河流域通和闐之道有三：其一由巴隆西北出柯力克（柯魯溝，今通新）經巴格柴達木（小柴旦）、伊克柴達木（大柴旦）、當金山口，至甘肅敦煌南湖，合陽關古道而西。此當係鐵勒入侵吐谷渾之間道，內由柯力克至敦煌一段，且曾為西北行營甘青經濟考察團之經行路線；其二由巴隆西渡奈直河，過哈濟、噶司，西北經烏爾騰、格孜湖（格孜庫勒）入新疆境，橫越阿爾金山出諾羌，與自陽關西來之第一線合而西向，此當為吐谷渾與龜茲及乙弗之交通幹線，內由烏爾騰至諾羌一段，且為近年甘、青、新邊境哈薩克人經常流徙之通路；其三由哈濟西南經布輪台、溯達拉克阿干河谷入新疆境，西越阿爾金山，順阿雅克庫木湖（亦作阿雅格庫木庫里湖）過巴什莫爾根，順車爾成（卡牆）河源西下，出末旦，再與自陽關及格孜湖西來之第一線、第二線合而西向，經克里雅（今于闐）至和闐，此第三線自

巴隆以迄和闐全程，曾爲英人費理明 (P. Fleming) 所通過，亦即現今西寧和闐間之隊商行道也。

上述三線中之第一線，行程甚爲迂迴，且自柯力克至伊克柴達木一段，接近自西寧經海北西來之另一通路。慕容延既圖西遷，自無須故意北向繞道，以備隨時接受可能來自西平方面之襲擊。考隋書吐谷渾傳載：伏允遁，其故地皆空，且末以東，皆爲隋有。是吐谷渾西原接且末，固可逕出且末直達于闐，而無須北迂繞行。姑羌。自且末西去于闐，路線大致沿塔里木沙漠南部邊緣而行，此與渡流沙西入于闐之紀載毫無參商。又考上述哈濟西南楚拉克阿干河谷，原爲鮮卑語之地名。楚拉克應爲魏書所載西方鮮卑部落「叱盧」之轉音，阿干之義爲兄長，以此河谷之名爲楚拉克阿干，不難想見此係吐谷渾領有其地時爲之，其意蓋指此河谷係叱盧氏上房之所居。是亦堪爲慕容延當循此吐谷渾人常相過往之楚拉克阿干河谷西入于闐之另一有力佐證，殆可信然。此一通路數度易主，沿線原有吐谷渾通用語之地名，都已爲後來各族通用語之地名所替代，如阿爾金山以東，哈濟北隅之台吉淖，爲蒙古語地名，義爲太子湖；阿爾金山以西，巴什莫爾根北隅之祁羅漫塔格，爲突厥語地名，義爲天山。所謂鮮卑語地名楚拉克阿干之殘留，特爲此廣大覆蓋層中之露頭耳。

#### 四 慕容延出關實之隘路

于闐之爲吐谷渾西域間交通要口，固不自于闐役屬吐谷渾始，自于闐西向之主要交通線有二：其一由于闐、子合（即研旬迦，今葉城）、媯叉（即結沙）諸地，葱嶺（即帕米爾），出中亞及北印，此即佛國記中法顯經行之路線；其二由于闐、諸胸波（即葉城）、漢盤陀（今蒲犁）、過呼嚨谷（即鉢和），出嚙嚙、乾陀羅，此即洛陽伽藍記中惠生、宋雲西行之路，亦即大唐西域記中玄奘東旋之路。考梁書原有天監十五年滑國獻帶夷粟陀遣使經吐

谷渾入貢，後稍強大，征其鄰邦波斯、屬賓、于闐等國之紀載。又隋書亦云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青海，因生驪駒。是則此時之波斯草馬，固可由烏滸河流域（當時噉噉活動中心地帶）東溯呼寢谷一線，以出于闐、吐谷渾，即滑國來使，亦可由此道經吐谷渾逕由巴蜀通南朝。此就當時國際情勢言之，自以不山河西走廊道經北朝較為有利。

當時屬賓之位置，應即為大唐西域記中之迦濕彌羅（今克什米），其國「環地四千里，山回繞之」。東鄰吐蕃，西通波斯，南下天竺，北接勃律，擁有象、馬、步三種兵，輸糧足供二十萬卒食用，有國以來，並臣中土，開元中，金城公主自吐蕃遣漢使二人偷道至箇失密，欲投其王，真陀羅祿利，謝願以之奉表轉聞於唐，箇失密亦即屬賓也。日本學者羽漢了諦曾就當時于闐與迦濕彌羅之佛教關係，臆測兩地之往還，必於雪山（喀喇崑崙）間另有捷徑可通，其意當指現行和闐、賽圖拉、列城（Tah）間，與和闐、蒲犁、吉爾吉特（Gilgit）、司林諾哥（Srinagar）間二隘路而言，特彼於神話傳說之外，無可引證者。按和闐、賽圖拉、喀喇崑崙山口、莫爾固（Mirgo）、貝那密克（Panamik）列城一線，自塞圖拉至莫爾固間，沿途人煙絕跡，無行旅設備，其中所經喀喇崑崙山口，海拔五六五六公尺，現僅為少數商旅及和闐赴麥加朝聖之若干回教徒所過往；又和闐、葉城、蒲犁、烏家壩、不衣克卡、密士格（Mishgah）、吉爾吉特、司林諾哥一線，山和闐至密士格間，沿途人煙稀少，鮮行旅設備，其中所經之洪吉刺堡山口，海拔四九〇八公尺，美人賴德懋（O. Laktimore）夫婦曾通過之，現僅為中印陸上國際郵路路線所經，民國二十五年，麥穆提、馬虎山餘衆千騎，出洪吉刺堡山口赴印，凍餓之餘，生還僅數十人，此可信以上二線之不宜於大隊行軍。凡此二者，度必不為慕利延由于闐出屬賓時所採用，是可斷言。

關於慕利延自于闐南征屬賓之行軍路線，以手頭缺乏資料，未能獲取直接之證據，不無遺憾。惟就當時之情

慕利延出關賚之隘路綫



先路也。

駒嶺一途，距慕利延南征關賚之後，並非過久，苟以上列推論不為鑿空，則高仙芝之行程，容亦可謂自慕利延開其

一  
 勢言之，慕利延亦必不西向中亞迂迴，以遭受可能來自烏潛河下游之側擊，故其行軍路線，當仍不外自蒲犁出呼健谷及今與都庫什大山（即大雪山）一途。另考薛仁貴討吐蕃，援吐谷渾復國，敗績於大非川之年，吐蕃即曾攻陷于闐、疏勒、龜茲、碎葉（Tokmak）四鎮，其出兵，數假道小勃律（即今吉爾吉特一帶），尋以高仙芝率馬步萬人討吐蕃，援小勃律，仙芝取道葱嶺守捉（今蒲犁），播密川（今帕米爾），護密（呼健谷），連雲堡（當係今阿富汗東北之 Sarhad），越坦駒嶺（今阿富汗東北之 Darkot Pass）而入小勃律，小勃律都摩多城，南距關賚首邑修鮮城（即今司林諾哥）約二五〇公里。坦駒嶺海拔四五七六公尺，為興都庫什大山之著名山口，盛夏仍須鑿冰以渡，但較喀喇崑崙及洪吉刺堡二途，均更易通過。護密在帕米爾國境未定界之西南，原為中亞、印度、波斯、中國間著名之十字谷，「地寒沍，堆阜曲折，沙石流漫，有豆麥，宜木果，出善馬。」大部隊行軍既可就近獲取補給，故吐蕃之北上，高仙芝之南下，胥舍蒲犁、吉爾吉特間密士格一線六、百公里之捷徑，而出此坦駒嶺隘路。吐蕃、高仙芝之進出坦

## 二 河湟洮岷吐蕃之通路

### 一 劉元鼎奉使入蕃之河源故道

唐穆宗長慶元年九月，吐蕃使論訥羅邀盟，命大理寺卿劉元鼎爲會盟使，與論訥羅西行，自龍支城過石堡城，出赤嶺，經蒙谷、龍泉，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尋河源，復南三百里，逾紫山，於翌年四月抵閩懼盧川贊普夏牙，與吐蕃大臣鉢墾逋等爲盟。元鼎入蕃行程，可另於西藏圖考附載之唐蕃交通路線中詳之。圖考註記：振武軍西二十里爲赤嶺，其西卽開元中唐蕃界址，「自振武經尉遲川，苦拔海，王孝傑米柵，九十里至莫離驛，又經公主佛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絲驛，吐蕃界也。又暖泉、烈謨海，四百四十里渡黃河，又四百七十里至衆龍驛，又渡西月河，三百一十里至多彌國西界，又經犂牛河，渡藤橋，百里至列驛，又經食堂，吐蕃村，截支橋，兩石南北相當，又經截支川，四百四十里至菱驛，乃渡大月河，羅橋，經潭池、魚池，五百二十里至悉諾羅驛，又經乞量甯水橋，又經大速水橋，三百二十里至鶻奔驛，唐使入蕃，公主每使人迎勞於此。又經鶻奔峽，十餘里，兩山相筮，上有小橋，三瀑水注如瀉缶，其下如煙霧，百里至野馬驛，經吐蕃舉田，又經東橋湯，四百里至開川驛，又經恕謨海，一百三十里至哈不爛驛，旁有三羅骨山，積雪不消，又六十里至突錄濟驛，唐使至，贊普每遣使慰勞於此。又經柳谷莽布支莊，有溫湯，浦高二丈，氣如煙雲，可以熟米，又經湯羅葉遺山及贊普祭神所，二百五十里至農歌驛，遷些在東南，距農歌二百里，唐使至，吐蕃宰相每遣使迎候於此。」圖考註記既爲唐使入蕃經常通道，劉元鼎西行之路線，自亦不能例外。

龍支城故址，西甯新志載，其地在碾伯縣南百七十里之龍支谷中，碾伯今樂都，原屬碾伯之龍支谷，甘肅陸地